

◇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小说世情

归来也,梨花院落

老师和大姐

那年,大哥十三,二哥十二,我十岁,都在小学念书。由于老师和我们两家是世交,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成了我们的家庭老师。那时,她正是十八岁的青春年华,还是安庆简易师范的学生。来到我们家里,她就跟我三人在四方桌前各坐一方,共用一盏灯。有时,是我们到她家,也就是二哥画的任家坡下的那幢房子。



梁东,原名梁业兴,著名书法家、作家、诗人。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创刊社长。出版有《梁东自书诗词选》、诗集《好雨轩吟草》、散文集《家住长江边》等。

她来了。伴着和煦的春风,披着夏夜的繁星和秋天的明月,穿过冬天瓦檐上挂着的串串冰溜,她总是准时地到来。每当她踏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我们的小屋,我们三人又总是各就各位,早已坐在四方桌前。明灯可以作证,那一盏从瓦房的梁上一直挂下来,用装有小粒铅球的瓷壶来平衡重量,可以随意拉上拉下的灯;书桌可以作证,那张不能再普通的桌子,它的木纹,它的油漆斑驳处,早已刻在我们心中。

我们常到老师家去,每次都是带着企盼和愉悦的心情,走过任家坡的层层石板路,来到这座熟悉的小院。利用老师一家还在吃饭或者收拾屋子的空隙,逗一逗阿黄,或者打一只苍蝇,在海棠树下惹得蚂蚁两军对垒,我们饶有兴味地“坐山观虎斗”。生活对我们是如此宽厚,又是如此吝啬。这样的日子,只给了我们不足两个寒暑,但又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让我受用了一生。

老师把我们引进知识的大门,教我们懂得学习,把“念书”这两个字形象化了。她像一种净化心灵的妙方。在她面前,童心犹在,躁气全消。她能使三个小男孩忽然变得沉稳,能静下心来,学着老师的样子思考问题,面对“学问”。她能使“念书”变得有趣,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师差不多是学问的化身,这种“学问”又和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我悟出一个道理:像老师这样的人一定有学问,而一切有学问的人大概都会像老师这个样子。我开始暗暗地模仿着老师,学她有条理的、娓娓动听的讲话;学她解算术四则题时先解什么、后解什么;学她写字,模仿她那清新、娟秀的笔迹。甚至,有的字的转折写法,我一直用到现在。如果说,老师到我们家的时间多半是用在功课上,那么,我们到老师家则是丰富的课外内容。一个是讲《三国演义》,一个是教唱歌,这更是难以忘怀的。听老师讲《三国演义》,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系统地认识《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让我们增添了读这些书的兴趣,使我迫不及待地阅读完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老师有一副清亮甜润的好嗓子。电影《解语花》中一首表现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歌曲《天长地久》,使我们最难忘。

——栉风沐雨,尽心耕种,要麦黄稻熟庆丰年,有饭大家吃,民生第一功。

——焚膏继晷,尽心纺织,要成布成帛夺天工,有衣大家穿,民生第一功。

被悠远的银河阻隔的人们,天各一方,依然潜心男耕女织,做的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民生功业,并以此遥相勉许,何等感人!

——你别来无恙,依旧意气如虹。犁田辛苦,雨雨风风……

——你韶华永驻,依旧玉貌花容。女红辛苦,雨雨风风……

——恨盈盈一水,如隔关塞重重。不能相依朝夕,只有灵犀一点通。

以心相许的人们,渡过迢迢银河,越过重重关塞,一年一度相逢,在幸福地看到“依旧意气如虹”和“依旧玉貌花容”之余,又已经意识到,过了此刻,就“只有灵犀一点通”了。他们毕竟有灵犀相通。这何等感人!

美丽而又梦幻的情节,优美又略带哀怨的歌声,从老师口里传递到我们的我心中。说来也怪,一首歌常常和一个人联想在一起。哼起这首歌,就使我们想起老师,想起任家坡,想起夏夜星空,想起梨花院落。当我们到处寻觅老师的时候,心中不约而同地常常流淌着这首歌的旋律。它好像是老师的“音乐形象”。使老师倍感惊异的是,当她从澳洲打来越洋电话时,二哥拿着话筒,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年容易又秋风……”在无锡的宾馆里,我竟然把这首有很长的歌词的歌,完整地唱下来了。

歌词的意境和歌曲的旋律最能感染人。我们从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已经超出了那首歌本身的情节,而是一种对美感的探索 and 认同,甚至是对美学理念的某种启蒙。这几乎影响到我们一生对美的认识和追求,甚至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点,只有我们弟兄三人自己知道。

一别音容两茫茫

真是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老师从师范毕业了,恋爱了,结婚了。记得办喜事那天,我们弟兄三人曾到老师的新房,老师微笑着用往常一样关爱的眼神扫了我们一下,便忙着招呼客人去了,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谈上。出得门来,天下着雨,我们走在泥泞的街上,心情像天上的云。往日从任家坡回家的那种心情忽然一下子没有了。我们顿时醒悟,老师像往常给予我们那种专门的时间、专一的对话、专注的眼神,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无可奈何地觉得,老师不再属于我们了。“回门”的日子,我们又赶着去看望老师。这次心情倒是平静多了。离开她家,天又下起了雨。我回头望了一眼雨中的这座小院。我绝对想不到的是再见这座小院,却是在二哥的这幅画上了!地球上早已没有了这座小院,至于老师,从此音容两茫茫,这一别竟是如此长久!把站在台阶上、雨幕后面的面容“叠加”到一起的,尽管是鬓发如霜,然而,重逢以后不一会儿,二哥就说,我回来了,我把老师找回来了!老师不老,比想象的要显得年轻得多。满头的白发,更增加了几分慈祥。我们看着她不老,我们当然就更不老。在老师面前,我们有种总还是孩子的感觉。二哥平时不苟言笑,但我发现,到了老师面前,他的名堂特别多。一见面这幅画就得了个120分,更显得志得意满。我感觉,照相的时候,老师总是把头往他那边歪。我无奈只得提醒老师,小时候,老师喜欢听我唱京戏,只要老师一提我立马就会站起来来一段。我知道,这是我的“强项”。我要老师“政策性倾斜”,要依据一贯的表现,一碗水端平。老师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看,搞得我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老师忽左忽右的照片,就永远留在我们珍贵的相册里。

说起京戏,也是一种缘分。小时候,爷爷喜欢京戏,偶尔也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我学会了几段唱腔,常常在亲友面前“露一手”。老师最喜欢的是《让徐州》。一个稚嫩的声音,居然能模仿一点言派大师的独特味道,使老师极感兴趣,也成了我比二哥在老师面前感到得意的“强项”。这种早已在茫茫时空中消失殆尽的声音,没想到,却让老师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常追寻着。她买来一盘音菊朋的《让徐州》,希图从这里找回几十年前的“影子”。因此,在“半个世纪的重逢”准备活动中,我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把我的京剧唱腔录制成一盘磁带,呈送老师。算是“一别音容两茫茫”的一种补偿吧!远在沪上的老师啊,但愿能在茶余饭后,听听学生的西皮二黄。只不过这种声音也已经苍老了。

北方的雪

大孩子时,也拉着这样的雪爬犁进山拉烧柴。烧柴在爬犁上捆结实后,下山顺着雪亮的爬犁道往下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那爬犁会推着你顺着山坡往下跑,带起一道雪尘在后面扬起。一爬犁烧柴拉回家,身上的汗就湿透了,可是拉着爬犁放山坡那种兴奋劲却久久没有消退。久而久之,山里的孩子都成了拉爬犁的好把式。因为那一冬家家户户的烧柴都是用这爬犁一爬犁一爬犁拉回来的。喜欢听爬犁磨擦雪道那“吱吱呀呀……”声,如果哪家孩子上山拉烧柴回来晚了,天黑得看不见人影,只要寻着“吱吱呀呀”的爬犁声,就会找到人和爬犁跟前的。

第一场雪过后,也是山里猎人进山打猎的好时候。刚刚降过雪的林中雪面上,会留下各种野兽的蹄印,还有野鸡、飞龙等各种飞禽的爪痕,猎人只循着兽印就会找到猎物。聪明的山里人会在孢子、野兔留下的梅花瓣一样蹄印的雪面上下套,第二天上山遛套时,一只孢子或一只山兔就蹬腿扑腾在雪窝里了。除了山里猎人,山外进山来伐木的套户也会赶在第一场雪过后进山去,套户们浩浩荡荡赶着马爬犁开进山来,他们都是给公家来伐木的,他们的马爬犁一般都是用两根碗口粗从树干到树根部的白桦树疙瘩做成,一冬天过去,那树疙瘩被磨得溜光变薄了。在春天雪化之前,他们又会列队赶着马爬犁回去,那蛇阵一样的爬犁在小镇的雪道上腾起一阵久久不散的雪雾,白色的风景中,每位爬犁上的把式摇起的红鞭缨格外醒目。“啪啪”的鞭子声如同空中炸开的红鞭炮,久久回荡在我们孩子耳中。从老人嘴里还能听到山外套户一些趣事来,比如大雪封门上山干不了活时,他们学着和山里人一样在雪地里下孢子套、兔子套,套着了孢子和镇上人换豆油吃……

北方的雪还是天然大冰箱。过年杀年猪时,家家户户就把猪肉用雪埋在自家院子里,吃时扒出一块来。用雪埋着的冻猪肉还不风干。

我每次冬天回山里,都带女儿沿着我儿时走过的爬犁道上山去走一走。只不过现在封山育林,山坡上已没有明显的爬犁辙印了。爬到雪山坡顶上时,



王鸿达, 笔名洪荒, 国家一级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 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 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 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我们就顺着山坡滚下来,腾起的雪雾让女儿发出一阵阵尖叫。在城里家中女儿的床头前有一帧照片,一个身穿小熊图案红羽绒服的冻得脸蛋通红的小姑娘正站在雪窝里,一只小手在伸着摘一丛干枝上的红刺果。白白的雪,红红的刺果和纯真透明的小脸蛋。朋友见了都说像童话一样。那是女儿六岁时,我带她上山时抓拍的。城里是见不到这么白这么厚的雪的。

城里的雪越来越少了。倒是今冬连续降了几场雪,让城市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洁白。走在这样白色结实的路面上,脚下响起了“嘎吱、嘎吱”声,多么亲近久违的声音呵,它让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内心深处拨动出一丝丝只有童年才有的感动来。前两日,从电视里看到抵制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议于这个冬天在童话王国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了现代人又一文明的生活方式。

就想起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起她划亮的一根根火柴温暖了的那个雪夜,也温暖着我们一代代人一颗颗晶莹的童心。

北方的雪,就是一个走进我们童年的童话。



雪荷 孙德华 摄

◇灯月闲话

折槛何益

侯美玲

气,命令将朱云推出去斩首。

御史准备拉朱云出去,他死死地抱住御殿门槛不放手,嘴里大喊:“我死不足惜,就是不知道后世将如何评价杀死忠臣的皇帝呢!”因为用力过猛,门槛被硬生生折断。后经左将军辛庆忌冒死求情,成帝才赦免朱云死罪,并嘱咐官员人不要更换折断的门槛,照原样修补好,以此表彰这位刚烈正直的臣子。后世对于朱云御殿折槛大为赞赏,以“朱云折槛”“朱云槛”来称

醋

韦如辉

这是个一听到就牙酸的字眼。

之于路小路,不止牙酸,他还会打嗝,乃至呕吐。

这个事儿,要从以前的日子说起。以前,也就是路小路小时候。

路小路的父亲在镇酱醋厂上班,负责研制醋曲。酱醋厂个体老板姓吴,外号无法无天,时常叼着一根烟,指挥着满头大汗的路小路父亲用点力再用点力。路小路的父亲像一头牛一样,把发酵好的高粱米,一锹锹甩到池子里,过几天再一锹锹甩出来。站在上风口的吴老板,偶尔吐几句脏话,烟灰肆无忌惮地飘落在池子里。路小路的父亲实在忍无可忍,把铁锨插到曲堆里,手点着敞口的大门说,你站远一点!吴老板自然不高兴,他掐灭烟,踩在脚下拧了拧说,相不相信我开了你!路小路的父亲慢慢低下头,不说话,汗珠子滚下来,同样混杂到池子里。

路小路喜欢粘着父亲,他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粮食香味儿。

听到父亲的脚步声,路小路像那条小黑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去,一下子扑到他怀里,拱来拱去。待到路路路口齿清晰时,边拱边说,真好闻!父亲问他,啥好闻?路小路笑得咯咯叫,用一个肉乎乎的巴掌,在父亲头上、脸上、肩上和头上的毛发里,摸了个遍。

父亲在镇上打工,挣的钱不多,而 he 可以吃到父亲带回来的烧饼或油条。这在那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儿,路小路的威信在同伴们的眼里,窜到天上去。

他们家的菜碗里,除了大块的粗盐,还多了一样奢侈品:醋。

路小路的父亲告诉路小路,醋是个好东西,粮食的精华。精华这个词,后来路小路才知道是个啥意思。可是一提到醋,路小路就把精华篡改了,心里想到的却是糟粕。

路小路六岁那年的某个中午,没有一丝风,天热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带他到酱醋厂去。

下午,乌云堆积,突然下起暴雨。路小路正在平房的屋顶上玩陀螺、玻璃球一样的雨滴砸了下来。父亲在对面的屋檐下,招手让路小路赶紧下来。一不小心,路小路掉进敞口的醋缸里。父亲快步跑过来,路小路喝了几口酸得咧嘴的醋水。上午,路小路亲眼看到,醋缸里爬满了蛆虫。肥而白的蛆虫,在醋缸的表层聚焦,像盖了一层蠕动的积雪。

自此,路小路一闻到醋味,由不得自己,打嗝再打嗝,呕吐再呕吐,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熟。直到瘦得像一把柴,或者一个猴。

父亲无奈辞去镇上的工作,走村串户收破烂。

他们家的菜碗里,也由此少了一道叫醋的粮食精华。

父亲很快瘦下来,查出胃癌。临终的时候,父亲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在自己汤碗里加点醋。路小路捂着眼,尽可能不让泪水流下来。他打着嗝,转身离开病房,眼泪顺着指缝流到巴掌里,直到纹路里沟沟壑壑。

路小路相了多次亲,都因他这个坏毛病而告吹。

刘春花头一仰,笑嘻嘻地说,我不在乎!

路小路很喜欢刘春花,觉得她是上天派来拯救自己的。在口头上,路小路表达得很直接也很露骨,我爱她!想想也是,为了自己的坏毛病,舍弃人间的美味,搁谁谁不感动。

过年吃饺子,没有醋咋行啊。刘春花偷偷在自己碗底下,点了几滴醋,肩头夹着手机,装作打电话,溜到外面吃。

那晚,路小路打着嗝看完春节晚会的。刘春花身上的味道,可疑又可怕。

此时,国家放开了三胎政策。他们曾经商量,先完成二胎的目标。

说来奇怪,过了春节,路小路对刘春花没了兴趣。有几次,刘春花喷了香水,效果依然不好。

路小路的好朋友酒后大着舌头说,刘春花跟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关系不一般。

路小路跟好朋友翻了脸。心想,玩去吧!吃醋吗?想到这个字,路小路又打起了嗝。

刘春花回家越来越晚,有时身上带着烟酒气。

路小路心里咯噔一下。抓起手机,搜索好朋友的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记得上次,话不投机,删了。

夏天还没过完,刘春花说,咱们分手吧。路小路从沙发上弹起来,说,啥啥啥?我改不行吗?

可是,路小路嘴里的话儿没说完,快速地打起嗝。他急忙蹬拉着拖鞋,双手捂着嘴巴,向卫生间冲去。

